

马思聪在法国出手相助

为了实现音乐梦想,洗星海(1905-1945)1929年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。初到巴黎的洗星海身无长物,为了生存,他做过船上的煤炭夫、浴室的堂倌、餐馆的跑堂、理发店的杂役、养牛的工人等各种苦差事,命运的转机是在遇到中国第一代作曲家马思聪后。1946年第17期《文萃》中马思聪的《忆洗星海》一文,记叙了他对洗星海的帮助。

大约在1929年初夏的一个下午,马思聪从马德里街的巴黎音乐学院出来,一个穿着破旧大衣的广东人招呼他。他说他叫洗星海,从中国一路靠在轮船上做苦工来的,音乐是他的毕生大志,他要在法国深造提琴,请求马思聪介绍他的提琴老师。

第二天早晨,洗领着马来到住处。他住在一所大厦的顶楼,屋内仅有一人高,宽度仅容一张床和一张桌子。桌子上方是一面叫作“牛眼”的向天空的玻璃窗,练琴的时候,他就站在那张破旧不堪的桌子上,上半身探出屋外,向着辽阔的天空,面对着大自然练习音阶。

1月10日,据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发布讣告,“著名导演何平先生,罹患癌症,突发心梗,于今日凌晨在北京去世。”何平(见左图)微博留言区,网友们纷纷缅怀“何爷一路走好”。

大家管何平叫“何爷”很多年了,不仅因为他拍电影一派硬朗豪迈的气质,生活中直言不讳的性格,更因为他深度参与推动了中国电影一路以来的发展。何平是真正的“刀客”,在电影的江湖留下他的刀光剑影。

“西部叙事”

何平1957年生于山西一个文艺世家。父亲何文今是上世纪20年代山西戏剧运动的创始人,母亲袁月华是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《桥》的女主角,并执导了《生活的浪花》《山里来的人》《水上春秋》等电影。

“文革”后,何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。当时他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,但随后又被告知“发错了”。何平并没有深究,只是想着大不了明年再来,谁知,下一次招生竟然一隔四年。没能和陈凯歌、张艺谋、田壮壮等人成为同学,一度令何平感到遗憾。

进入北京科学教育制片厂工作后,何平从实习生干到场记,因为有很好的文化底子,所以很快被提升为副导演。他参

《作家文摘》《作家文摘》《作家文摘》《作家文摘》《作家文摘》
微信公众号 官方微博 今日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



扫我有惊喜

洗星海的朋友圈

·周利成·



洗星海(左三)和在巴黎的中国友人

马思聪深为洗星海的苦干耐劳和坚定的毅力所打动,遂介绍自己的老师奥别多菲尔(Paul Oberdoeffler)给他,并免去了他的学费。

报考巴黎音乐学院时,因为看到洗星海的西装袖子过长,又是中国人,门警不让进门。洗解释说,自己是来报考高级作曲班的,门警更加不信。正在这时,普罗·刁客教授从此经过,走上前来热情地攀着洗星海的肩一同进去了。果然,他顺利过关,而且还考到了荣誉奖。

与词作家桂涛声成为好搭档

当年在武汉广为传唱的抗日救亡歌曲《送棉衣》《在太行山上》,是词作家桂涛声与洗星海合作的成果。桂涛声曾在1946年第26期《民主》上的《悼洗星海》一文中,讲述了他们做搭档时的日子。

抗战初期,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,全国上下群情激昂,倍受鼓舞,武汉文化界准备募捐10万套棉衣慰问八路军。

桂涛声写了一首小诗《送棉衣》,刊登在胡绳主编的《救中国》杂志封面上。洗星海见了,激起了他的音乐热情,将之谱成了曲子,在南方广为传唱。后来,在胡绳的引荐下,他二人见了面。洗兴奋地说:“《送棉衣》写得好,我只谱了两个小时!”并问桂有什么意见。桂连声说:“你谱得又快又好,通俗流畅,唱起来又有韵味,太好了!”从此,二人常来常往。

但时间不长,桂便去了太行山。1938年夏,桂重回汉口,洗当时在第三厅,同时还领导着自己创办的海星歌咏队。后桂因工作关系常到武昌,见面的机会便多了,他们常在一起工作、谈艺术、吃小吃、聊天。

1938年8月,因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,桂不得不离开汉口。临别的前两天,洗邀请桂写一部歌剧,他来谱曲,计划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。洗告诉桂,他当时正与钱亦石先生的女儿钱韵玲谈恋爱,已到谈婚论嫁的阶段,他准备拿这部书的稿费来结婚。后来,桂加入北上抗日的阵营,不但歌剧没有写成,而且多年未听到洗的消息,直到1945年才听到洗星海在苏联病逝的噩耗。

延安的邻居何其芳

1938年9月,洗星海与夫人钱韵玲从西安启程来到延安。1946年第19期《周报》中何其芳的《记洗星海先生》一文,生动地描写了作者与洗星海做邻居时的情景。

何其芳与洗星海同住一排窑洞,那是鲁艺的教员区,叫东山。两家相隔不过十来个窑洞。在何看来,洗是一个比较木讷的人,不善谈话。从洗的窑洞经过,见他不是一个人曲身坐在窑洞里挥笔作曲,就是和学生

们在一起谈论新作品。

洗静静地伏案工作,他喜欢许多朋友到家里来,从不怕人多扰乱他的思路,何其芳也曾几次在那里与大家聊天。有一天,何其芳来到洗家,洗正在谱写《民族解放交响乐》。他把写成的部分搬出来给何看,那时已是厚厚的几大本手稿了。他对何说:“我已经写坏了好几只派克笔了。”

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,他俩一起进城。途中,洗说读过何在《中国文化》上发表的《一个泥水匠的故事》,很喜欢诗里歌咏的那个农民,“我们的作品就应该反映工农”。他还打算把它谱曲后收录到他的《民族解放交响乐》里去。何问,这有办法写到音乐里去吗?洗答,音乐是都可以描写的。

当时,洗强调反映工农的主张并未引起何的注意。到后来,何才认识到这个观点的重要性。洗当时虽不是一个对艺术理论很有研究的人,但由于他经历过贫苦的生活,对工农大众的解放事业怀着热忱,因此,他更能够认识到这个真理,并且在创作中付诸实践。

(摘自《钟山风雨》2022年第6期)

电影“刀客”何平

·陈晨·



与了《气象小哨兵》《初夏的风》《欧妹》等电影的拍摄。

许多人将何平划归“第五代”,大概源于他和第五代的导演们遇见了同一个“伯乐”——吴天明。被吴天明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后,何平开始在故事片创作上崭露头角,同时也开启了属于他的“西部叙事”。

从导演处女作开始,何平的电影几乎都植根于中国的西部。1991年,一部名为《双旗镇刀客》(见右图)的武侠电影面世,该片首次尝试了西部片+武侠片的独特模式。

《双旗镇刀客》讲述了男孩“孩哥”按照父亲遗嘱去双旗镇娶与自己定过娃娃亲的“好妹”时遭遇土匪,最终杀死土匪为民除害的故事。有意思的是,《双旗镇刀客》中男孩的故事,是另一部何平的大制作《天地英雄》中的一条“支线”。《天地英雄》在21世纪之后才问世,事

实上,何平早在1985年就开始构思这部电影。

2000年后,《卧虎藏龙》的成功在全球掀起东方武侠热潮,中美合拍片《天地英雄》在中国电影产业化探索的背景下横空出世,于2003年拿下近5000万元的票房成绩,并成为当年度的票房亚军。

“救市”计划

1994年何平交出了《炮打双灯》,并获得金鸡奖最佳导演奖。按照一个电影导演的成长轨迹,何平应当算是步入了创作的“黄金期”,但他却隐退沉寂七年。

那时,电视的普及与好莱坞的双重冲击下,中国电影陷入空前的冷寂。在“中国电影濒临破产的时候”,他参与了韩三平组织的“救市”计划,和十几位一线电影人一起,策划、监制了《甲方乙方》《不见不散》《大腕》《寻枪》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影片,并一度担任哥伦比亚“亚洲制作中国顾问”,推动了商业片、合拍片的发展。

中国第一个电影的官网、第一次用角色做海报、第一支预告片,这些如今看来司空见惯的电影宣传手段以前在中国都没有。何平觉得,“这些电影工业体系里面必须要有的东西,就是在这七年,全部让我们带进来了,带到中国电影产业里面来了。”

“愤青”大V

近年来,观众虽然没有再在大银幕上看到何平的电影,但他也从未真正淡出公众的视

线。他的微博上有210万粉丝,他自己在简介里自嘲“电影从业者+玩家+边缘人+吃盒饭的=劳苦大众”。

何平热衷于为产业发表主张,有时是在各种论坛、影展评审活动上,更多的时候是在他的微博上,言辞犀利,发言耿直。2015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表彰提名名单里好几部优秀电影未能入选,已经卸任的他在微博上直言“这是最耻辱的一年”,引起不小震动,最终表彰大会为当年“遗珠”增设特别奖。

电影行业火热的那些年,何平忧虑“中国现在很好的摄影师不去掌镜了,去当导演了;很好的编剧也不去写剧本了,也当导演了;好演员也去当导演了,当然这是职业选择的自由,但造成了整个产业的人才流失,最优秀的人离开了他最擅长的职业”。

新冠疫情发生后,电影院受到重创,何平在微博呼吁头部影片入市,承担起为行业“回血”的责任。(摘自1月11日澎湃新闻)

欢迎订阅2023年《作家文摘》合订本

—— 2023年特刊要目 ——

【筑梦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】

母亲最珍爱的两枚纪念章

平原不遥远

【非凡十年】

流水十年间

轮椅上的诗和远方

十年陪读打工路

人间变迁在厨房

【一书一世界】

张炜:你读到了什么

池莉:阅读是一种药

阿成:书的滋润

海飞:阁楼里的一道光

张欣:阅读即生发

蒋韵:我的枕边书



邮发代号:82-321 拨打11185或至全国各地邮政营业厅均可办理订阅
咨询电话:010-65000042 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

全年订价200元